

「春潮畫會」發揚嶺南派精神

五十多位畫家大會堂聯展各顯實力

作品《好運北京》前 (左) 與夫人黃詠賢合照於 (本報攝)



【本報訊】記者鍾麗明報導：以秉承及發揚嶺南畫派精神為宗旨的香港春潮畫會，現於香港大會堂高座展覽廳舉行「春潮畫會聯展」，展出五十多位來自省、港、澳，以及美國、澳洲、馬來西亞等地畫家的作品，反映一眾繼承嶺南畫派傳統的畫家，各自在開闢創新的道路上，為嶺南畫風開枝散葉、百花齊放。

展覽於昨日揭幕，邀請到浙江省人民政府特約顧問張浚生、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張延軍、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永遠榮譽會長岑才生、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主席何榮高、《大公報》常務副社長姜在忠、香港佛教聯合會副會長黎時煒、澳門收藏家協會副會長李秋平主禮。

繼承高劍父藝術主張

會上，李秋平致辭時介紹了春潮畫會的歷史。他表示，早在一九四七年，廣州一群青年國畫家，包括關山月、黎明、李國等在高劍父的支持下，在廣州組成了「春潮社」畫會，這批青年國畫家，都繼承了高劍父的藝術主張，又各自發揮，在廣州舉辦過多次展覽。直到一九六六年黎

明在香港重組「香港春潮畫會」，十多年來，致力弘揚嶺南畫派優良傳統。

今次展覽，展出的作品包括：嶺南畫派創始人高劍父的作品《澳門大三巴》、夫人翁芝作品《虎嘯——聲山月高》、兒子高勵節作品《獨酌》，以及高劍父弟子黎明、管國機、李國等作品。

《好運北京》為京奧喝采

香港春潮畫會會長黎明，是高劍父最後一位入室弟子，今次展出一幅為慶祝二〇〇八北京奧運而繪畫的作品《好運北京》，擅長畫孔雀的黎明以孔雀為北京奧運喝采，該作品曾於北京中國美術館中展出。

今次展覽，亦有數幅來自澳門畫家的作品，其中朱佩鳳是有「蝶王」稱譽的澳門畫家朱錦的女兒，展出作品《蝶繞花枝戀暖香》，繪畫百合花與色彩繽紛的蝴蝶，清麗脫俗。

是次「香港春潮畫會聯展」，即日起至十一月十六日一連三天在香港大會堂高座七樓展覽廳舉行。



▲眾嘉賓主持剪綵儀式

(本報攝)



▲朱佩鳳作品《蝶繞花枝戀暖香》(本報攝)



▲高劍父畫作《澳門大三巴》(本報攝)

「城當」起舞賀而立之年

黎海寧編創《永無休止》打頭炮

【本報訊】記者洪捷報導：步入「三十而立」的城市當代舞蹈團，昨日在「永無休止三十年」記者會上來個編舞「大晒冷」，創辦人及藝術總監曹誠淵率領黎海寧、邢亮、桑吉加、黃狄文、龐智筠，另外還有作曲家陳慶恩，介紹慶祝三十周年的舞作及活動。不過，當大家談及自己即將出演的作品時，黎海寧說，有些部分還未構思好；桑吉加則說，概念尚不清楚；連曹誠淵也說，不知到時會變成怎樣？看來，藝術家總要等到最後限期來臨時，創作力才會特別豐富起來。



▲「城當」台前幕後為三十周年慶祝活動而忙碌 (本報攝)

回憶當初，創辦「城當」，曹誠淵「憶苦思甜」帶笑說：「都因為自己鍾意，問屋企攞了錢就去做了，第一年沒想過可做三十年，只想到做一年才算。還記得第一年沒場地、沒觀眾，什麼都沒有。第一場演出是在一個小劇場內，觀眾全是朋友。正式的第一場演出，是在藝術中心，還以為自己那麼出色的作品，人們應排住隊來買票，豈料賣了五十張門票，又全都是朋友的支持。」

由「家庭式」變職業化

他坦言，舞團的宗旨，要建立香港的文化等等，都是些好聽的內容，但最重要還是自己喜歡做，沒想過後果與成就。初時舞團如「家庭作業」，沒有藝術總監，大家一起掃地，一起宣傳，一起做行政工作，直至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該團的工作已很忙碌，曹誠淵曾因為身兼多職太忙太累而在排練時跌傷了腳背的三個骨，打從那次之後，舞團才開始有較職業化的分工結構。

曹誠淵不無自豪地表示，在組織規模與舞蹈水平上，現在舞團雖仍年輕但已成熟。因此近年他放了更多時間在內地發展現代舞，「我雖是藝術總監，但也沒啥可「監」。這是舞團各個部門的良性循環所致。舞團是一個平台，而非只是一個人的發展，這是西方舞團也不接受的集體力量。」

前輩與新進鬥創意

三十周年首齣上演的舞作，是由黎海寧創作的《永無休

止》。黎海寧介紹說，創作源來自自己故波蘭導演奇斯洛夫斯基的作品，奇斯洛夫斯基的名作如《十誡》、《兩生花》、《藍白紅三部曲》，對他電影中探討的哲學主題例如生存有何意義？有沒有神？人如何在道德方面作出抉擇。黎海寧會選用奇斯洛夫斯基常合作的作曲家捷碧尼爾·柏拉斯拿 (Zbigniew Preisner) 的電影音樂，還有捷碧尼爾·柏拉斯拿為紀念奇斯洛夫斯基而創作的《安魂曲》。她又會用《十誡》第一誡中開場時冰湖裂開的場面，來作舞蹈的意象。

「城當」年輕舞者兼編舞黃狄文與龐智筠，將於明年四月同台各自創作舞作。黃狄文說，這次會以天空作為靈感，這是他搬往新居後，有更多機會接觸大自然所致，他會與作曲家合作編創即興的舞蹈，而龐智筠則會創作一個偵探舞劇。

曾於一九九九年至二〇〇二年擔任「城當」舞者，後往德國隨著名舞蹈家威廉·科西 (William Forsythe) 學習，去年回國的桑吉加，明年九月亦將為「城當」創作新舞作。他表示，在「城當」雖只是三年，但在之前未試過大型演出經驗，因此當時開拓了眼界。對於新作品，他坦言想法雖很多，但有時今天想到一個，明天又不想要了，需要時間去醞釀。

壓軸節目《非常道》

三十周年的壓軸節目是由曹誠淵創作的《非常道》。曹誠淵介紹說，他喜歡在中國歷史素材中發展出自己的舞作，這作品意念來自《道德經》中的道理，分天、地、人三段，

找尋現代舞與中國道家思想融合之處。「城當」駐團藝術家邢亮將排第一段「天」的部分，他表示，以前很在乎一件事是正確與否，但現在實在有太多事情不清楚、不確定及找不到答案，他看過南懷瑾寫有關《道德經》的書，又看過反駁南懷瑾著作的書，然後發覺，以前總問為什麼，現在會讓事情自然發生順着走，到了什麼時候有感覺了，差不多，便會結束。

「城當」的《永無休止》將於十二月五、六日晚上八時在葵青劇院演藝廳上演，門票於城市電腦售票處發售，詳情可上網站 <http://www.ccdc.com.hk>。



▲黎海寧新作《永無休止》其中一段 (本報攝)

藝術賞析

美術編輯：王忠杰

梅湘作品不易奏

麥克瑞格 演繹 膚淺

▲麥克瑞格演奏《鳥類素描》時錯過和弦中蘊含的神韻

本年法國著名作曲家梅湘的百歲冥誕，但城中主要古典音樂會主辦者並不見得很盛大地慶祝，除了年初藝術節有鋼琴家麥克瑞格 (Joanna MacGregor) 彈奏全套《聖嬰二十默想》，以及法國五月有一場《末日四重奏》的演出之外，就只得香港管弦樂團的個別節目——包括在九月五、六日的李雲迪音樂會中奏了一首又短又早期的《被遺忘的奉獻》，以及本文將要談到的十一月一日《鳥與歌》音樂會。

奇妙的藝術幻境

要是演奏團體不敢在節目裡編進很多梅湘，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的音樂「前衛」，不利票房。但無可否認的是，梅湘很值得紀念和推廣。一方面，他是一位名師，曾教導 Boulez 和 Stockhausen 等成就卓越的作曲家；而更重要的，

女高音高雪萍有以歌傳情的天分



是他的音樂別樹一幟，以奇異的和聲與樂器色彩，表達一個結合濃烈宗教信仰、愛慾、東西古今的音樂美學，以及對大自然的獨特體會的感官世界。亦因此，他的作品，就是一般愛好古典音樂的人也不一定消化——雖然筆者總是覺得，要是你不持成見，抱着開放的心情欣賞，梅湘是能夠給你展現一個奇妙的藝術幻境的，而這也是他和很多以晦澀為高尚的新音樂作曲家的不同之處。

不過，演繹梅湘作品並不容易；譬如說，港樂在迪華特指揮下演出《被遺忘的奉獻》時，並未能傳神地合曲中一段形容人墮落罪惡的音樂爆發強大駭人的感染力。順帶一提，該音樂會的場刊介紹竟完全沒有提及組成《被遺忘的奉獻》的三節音樂的主題：「十字架」、「罪」和「聖餐」（寓意基督的救贖）；梅湘的創作有濃厚天主教神秘主義色彩，就算你和筆者一樣不是教徒，在欣賞時知道作曲家賦予作品的哲學信息，也是很有幫助的，場刊介紹實不應缺。

時空長河空靈歌

十一月一日由艾德敦指揮的港樂音樂會的場刊，則終於提到梅湘的宗教背景了，雖然當晚的梅湘音樂並非很直接地與信仰有關——即鋼琴獨奏曲《鳥類素描》，以及寫給管樂、敲擊與鋼琴的《異域群鳥》；它們是梅湘的中、晚年作品，凸顯了他如何在百鳥鳴籟中，聽出神秘的、宇宙性的觀照。若演繹有道，梅湘的「鳥樂」能令你覺得像在傾聽時空長河上的空靈之歌——是有歌而無鳥的聲音，有時婉轉、有時突兀，但總是在虛無中流逝至永遠。可惜的是，重臨香江演出的麥克瑞格雖然音色清朗、觸鍵空靈輕盈，技巧

港樂 層次不清

遊刃有餘，但演繹往往失諸膚淺；例如她彈《鳥類素描》比較簡單的開首數節，就錯過了和弦中蘊含的神韻。不過，她在《異域群鳥》中的表現，可至少比樂團那種層次不清、節奏感模糊的合奏要顯出駕馭樂譜的功力。固然，梅湘的音樂可以很熱鬧繽紛，但這不等於要令演出聽來一團糟。

交響曲變流行曲

最後不得不提的，是同一音樂會下半場的高斯基 (Henryk Górecki) 第三交響曲《悲愁之歌交響曲》。這首作品令出生於1933年(亦曾受梅湘影響)的高斯基，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忽然成為「音樂明星」，只因當年它的一張新錄音破紀錄地暢銷，更躍進英美流行榜前列——而最不可解的，是它全長近一小時，三個樂章都是哭哭喪喪的緩板，還有女高音唱出波蘭文的哀悼詩文，且主題都是關於母親和將天或已天的孩子的；相信你怎也不會想到如此一首作品可以成為「流行曲」！但是，你只要聽聽那音樂本身，便能明白它的感情力量；它的每一樂章好像都是「微機」地將少量音樂素材不住重複(當中其實也不斷有精細變化的)，效果卻十分動人，能表達人在哀痛至極時像被死在悲傷中的感受。演出方面，新進女高音雪萍 (Melissa Shippen) 雖然有時韻音過重，聲線也不很飽滿，但有以歌傳情的天分，造句自然、生動、有詩意。樂團則稱職，雖偶爾不整齊或音量變化不流暢，但艾德敦總算控制和協調著各樂部，令演出大致像拍子前進。無論如何，能夠在香港聽一趟這首作品，還是很有意思的；雖然當晚文化中心的人座率不很高，但希望港樂對介紹近當代音樂有所承擔，繼續推出類似節目，擴闊香港觀眾的視野。

麥華嵩

王勇平行草妙筆生輝

王勇平是一位詩人，同時也是一位書法家；對於中華文字之喜愛已經深入其髓。王勇平的行草給人的感覺既有從容淡定的文人意趣，又有溫文爾雅的學者襟懷，細細品味，更能感到其中和諧自然的書法意境和灑脫逍遙的筆墨神采。

王勇平現任國家鐵道部宣傳部部長，新聞發言人。他的工作一直比較繁忙，然而他也在忙裡偷閒時寫些詩歌、散文，發表在內地著名刊物上。工休日常登門求教，拜中國著名書法家李鐸為老師。

在電子電腦技術時代，書法已經不流行，年過五十的王勇平仍然矢志不移地追求傳統的漢字書法藝術，這真是難能可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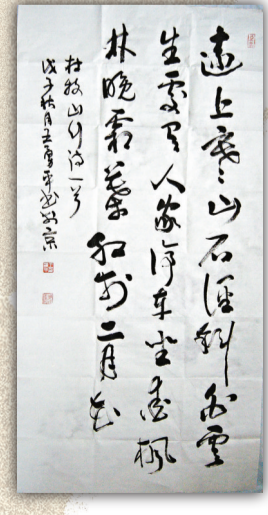
在我國書法史上，行草興於兩漢，在兩漢隸書定型的同時，草書行書也開始萌發，成為書法史上一次劃時代的改革與創新。晉代衛恒在《四體書勢》中說：「漢興而有草書。」東漢崔瑗在《草書勢》中讚曰：「觀其法象，俯左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仰右，望之若崎。鸞企鳥崎，志意飛移。狡獸暴駭，收奔未馳。狀似連珠，絕

而不離。奮怒佛鬱，放逸生奇。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機要微妙，臨時從宜。」這就是漢字書法的妙不可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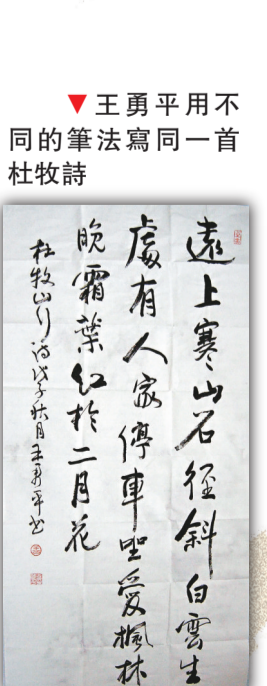
王勇平還兼任鐵道美術家協會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他自幼酷愛書法、文學，後師從著名書法家李鐸，其書法上溯秦篆、魏碑、漢隸，及至顏、柳、歐、陽、二王等字帖，將古人之用筆、結字、章法等藝術特點熟記於心，博採衆家之所長。其書法筆勢豪放，飄灑俊逸，剛柔兼備，渾然天成，欣賞後能使人產生一種美的愉悅和高雅舒適的享受。正如清代楊守敬所說：「未有胸無點墨而成為書家者」，一個真正的書法家必定也是一位博學的智者。

王勇平又是一位詩人，學識淵博，才思敏捷，有深厚的古典文學功底，他不僅書法藝術精湛，而且更注重人品修養，所以才對書法藝術情有獨鍾，唯有着獨特的悟性、深刻的理解，不停地磨練，故終有成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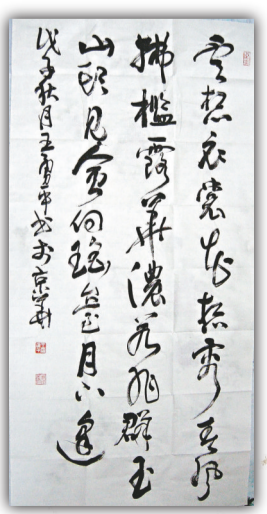
雷萬寧 明川



▲王勇平草書杜牧詩



▲王勇平用不同的筆法寫同一首杜牧詩



▲王勇平書李白詩